

学林

← (上接5版)

的诗由四言而五言,而七言,愈变而音节愈美,愈有跌宕之致。尤其到了长短句,字数愈是参差错落,音节也愈是低徊流连,宛转不尽。这种变迁,也可以说完全是一种音节的变迁。”(《钱谷融论文学》第23—31页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年)

在《国文进修问题·(丙)作》则又写道:“……忽然想起《文心雕龙》,论文必须要刘彦和这等文字才称意,以粗鄙的文字来论精妙的文理,真不够味儿呵!”

此段可见,伍叔倪虽然批评《文心雕龙》不无“卑近”之嫌,却还是推崇其为与“精妙的文理”相匹配的“够味儿”的文体典范。另,伍叔倪《暮远楼自选诗》中有一首五言诗《听雨奉景农教作》,注云“景农系舒衷

1954年2月刻字油印发行。”(第630页)

伍叔倪在《文心雕龙札记》(《伍叔倪教授讲义概要》)中指出:

为什么《文心雕龙》能如此出色呢?其一,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自身就是一位优秀的文人。其二,他是以六朝文学观来评论六朝文学的。现如今,评论家或文学史家中,没有亲身体验做文章的苦心而对文学加以评论的人为数众多,他们虽然能抓住文章的内部结构却无法理解文章的表达形式。中国文人多不公开学问师承何处以及写文章的秘诀。因此如果自身没有文人特有的心得是无法明确文学的起源的。因此,也就无法写成文学史了。曹子建的“盖有南维之容,乃可以论于淑媛;有龙泉之利,乃可以议于断割”,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

《文心雕龙札记》包括四个部分:(一)六朝文学和《文心雕龙》、(二)文学的表现、(三)中国文学的缺点、(四)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篇。这段话是该札记的开场白,伍叔倪的讲授特色及其方法由此可见一斑。他最重视的是“文章的表达形式”,而同时认为理解前者不仅要有文学史知识和对诗文作品的鉴赏力,更关键的是要有“文人特有的心得”。《文心雕龙》的出色首先在于“刘勰自身就是一位文人”,这句话也可谓是伍叔倪的夫子自道。“傲自束发受书,辄好吟咏,初爱汉晋五言。”(第589页)伍叔倪也以五言诗闻名,胡适称他的诗“是用力气做的”。1975年香港诗坛排列1954年至1974年二十年间香港诗人座次,伍叔倪列第一,被称为“托塔天王”。(第583页)伍叔倪的诗歌创作与《文心雕龙》研究是相辅相成的,其《穷照录自序》(1962)曰:“《文心》有言:‘研阅以穷照’,此学文之筌蹄也。”(第4页)根据现有相关文献的记载,伍叔倪不仅堪称是首位在日本大学课堂上讲授《文心雕龙》的中国学者,而且这次讲学或亦可谓中日学者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交流的首次。伍叔倪旅日期间还拜访了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铃木虎雄(1878—1963),并交流做诗之道。后者称“我做诗就像我写日记一样”(第633页)。而日本20世纪最初研究并在大学课堂上讲授《文心雕龙》的正是铃木虎雄教授。(兴膳宏《〈文心雕龙〉研究在日本》,《文心雕龙学综览》第42—47页,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)

日本学者藤堂明保在《〈伍叔倪教授讲义概要〉序》中记录:

伍叔倪教授的中国古文学

讲义,由盛冈大学的片岡政雄先生详细地做了记录,担任翻译的我大致看了一下并稍加整理。伍教授讲课不足三个月,讲义亦只包含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篇、苏东坡的《与子由和子由踏青》二首、古诗十九首中的《行行重行行》一诗,但谈论意气风发,话题涉及了古文学与新文学的整体,因此,无法一下子整理成系统的讲义,只能大致分门别类整理成札记的形式。这其中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问题,故拜托近藤光南先生将此油印,以便让与本讲义有关之人士参考。引用原型典故或其他错误,由我负责。昭和二十八年(1953)四月三十日藤堂明保记。

伍叔倪在东京大学授课的授课内容中,《文心雕龙》相关内容占《伍叔倪教授讲义概要》的近半篇幅,可以说授课是以《文心雕龙》为主。担任课堂翻译的藤堂明保教授称这次讲座“意气风发,话题涉及了古文学与新文学的整体”,可见伍叔倪这次讲学至少令听讲的日本学者耳目一新。这次授课由三位日本汉学者协助作翻译、现场记录及校订编印的工作,此亦可见邀请方的重视。藤堂明保是著名汉学家,曾任东京大学、早稻田大学教授;著有《中国文法的研究》《中国语音韵学中原音韵的研究》《中国古典的读法》《汉文概论》《汉文要观》《汉语语源字典》《汉字的思想》《中国诗入门》《汉字入门》等(第170页)。担任听课记录的片岡政雄为盛冈大学、岩首大学教授,著有《关于陶渊明诗中亲爱感的考察——形成的类型及其最后的规定》《关于陶渊明诸谱的系谱》《李白寄情流水诗的构造——兼析其悠久不断构造的多样性》等(第171页)。由此亦可谓《伍叔倪教授讲义概要》的编印,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汉学界的推重。

可用以对读的是近藤光男《〈伍叔倪教授讲义概要〉跋》。文中写道:“瑞安伍先生傲酷嗜六朝丽文,曾谓考证之学亦俟文章而显,可谓至言也。先生既与孙君谄让同里,又交番禺古君直,古师师事兴化李详字审言,详文学汪中,故知先生之言故有渊源矣。壬辰秋,先生讲艺东京大学,谓《文心雕龙》根本于《文赋》,宣究义理而不为无本之言,其论宋诗必推重东坡,以其意境深广而以侧笔,发前人之所未发。又说古诗博闻瞻洽,正世俗之谬,明诗人之意,风发泉涌,常解人颐,日昃而忘餐焉。先生口操南音,听着仿佛游于六朝之世。而藤堂明保先生久游江淮之间,为之宣译,



钱谷融

而片岡政雄先生笔受焉。今藤堂明保先生删定其稿属于为校,既成,就正于卧云师。要妙之言,未知能昭晰否耳,藤堂明保先生亦未敢自信也。岁在甲午立春,近藤光男识于武藏野寓居。”

跋文作者近藤光男任教于京都大学、东京大学、北海道大学、御茶水女子大学等;撰有《中国正统文学的崩溃:论清代考据学家们的文学意识》《渔洋山人〈再过露筋祠〉与他的影响》等论文,著有《阮元:中国的思想家清朝考证学的研究》等(第171页)。跋文中提及的“孙君谄让”即《墨子间诂》著者孙谄让(1848—1908)。“番禺古君直”(1885—1959)为广东梅县人,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,著有《陶靖节年谱》《钟记室诗品笺》《文心雕龙笺》《客人骈文选》等。“兴化李详字审言”(1858—1931),曾任东南大学国文教授,是《章氏遗书》的校勘者,著有《汪容甫文笺》《文心雕龙补注》《选学拾沈》《杜诗证选》《〈清代学术概论〉举正》等。汪中(1744—1794)为清代“扬州学派”代表性人物,伍叔倪1938年撰《汪中文谭》称:“近代学汪中的有李审言,最似。其余则古直。黄季刚先生也是学过他的。”(第288页)可见跋文作者对伍叔倪学问师承的系谱也是十分看重。跋文评赞听课内容“发前人之所未发”,“风发泉涌,常解人颐,日昃而忘餐焉”等,由此亦可想见伍叔倪讲《文心雕龙》的卓异风貌。

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《文心雕龙》

《年谱》1957年8月:“任教于香港崇基学院”(第634页)。同年9月:“受香港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黄华表之聘请,在该校开讲《文心雕龙》。”(第636页)毕业于崇基学院的陈耀南《香江半世忆群师》中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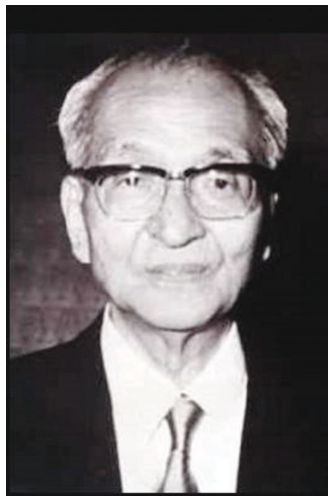
道:“他(钟应梅,崇基学院国文教授,写有《悼伍叔倪先生》,也是伍叔倪《暮远楼自选诗出版说明》的作者)最尊重的同事,是教诗选和《文心雕龙》的伍叔倪(叔倪)先生。”(第497页)

李学铭《农圃旧事》中回忆伍叔倪在新亚书院讲课事项:“每次上课,他总是腋下夹着一个小包袱,徐徐跨入教室,徐徐向学生作一深鞠躬,徐徐在桌上解开包袱,再徐徐掏出一册线装书,放在桌子上,然后徐徐揭开书页。跟着他就开始讲课。他在讲课时,极少再看桌上的书,只是一面讲,一面写黑板,在连续两个小时里,详征博引,背诵如流。他的声量不大,满口乡音,不疾不徐,初听时极感费力,但听懂以后,就知道他的解说能穷源究委,屡有胜义,而且时时带锋棱,风趣幽默。听着听着,有时会忍俊不禁。”李学铭1960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,曾任香港教育署中文科督学、香港语文教育学院副院长、香港理工大学教授,现为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教授,新亚研究所教授(第500页)。

在香港任教期间,伍叔倪曾发表文章《谈五言诗》(原刊崇基学院《华国》第2、3、4期),屡屡提及《文心雕龙》。如:“论五言的起源,古的如刘勰《文心》,挚虞《文章流别论》,大家都知道。”“《文心》有言,‘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’。古来文家,能做到这两句者甚少。刘勰识见,确有高人之处的。”“我不复析论于建每一首诗,而为之援古引今,明其原委。大抵‘慷慨以任气,磊落以使才’,此魏日之所同,而曹氏父子,亦不能标奇于风气之外。”(“慷慨以任气,磊落以使才”句,见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)等等。

伍叔倪“平生述而不作,生前未有著作结集”(第583页)。笔者初知伍叔倪其人缘于钱谷融先生所赠《伍叔倪集》,因作此文,亦为感念钱先生。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)



藤堂明保

正(?—1983),四川武胜人,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,是伍叔倪弟子,曾任政治大学教授,专精《文心雕龙》、杜诗,著有《景农诗稿》、《舒衷正教授论文集》等。”(第51页)王更生《“文心雕龙学”在台湾》一文曰:“台湾‘文心雕龙学’,自1949年到1991年,在这四十多年的时光里,有数以百计的学者,投下他们大量的智慧和精力,写下了大量的著作。”(《文心雕龙学综览》第29页,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)其中未见时在台湾大学任教的伍叔倪与政治大学的舒衷正。

中日学者的首次《文心雕龙》研究交流

《伍叔倪年谱》:“1952年8月,应东京大学、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之邀,拟赴日讲学。”“秋,在东京大学讲学,时间不足三月。学生片岡政雄现场作记录,藤堂明保担任翻译。次年四月,藤堂明保、片岡政雄、近藤光男将此次演讲记录稿编成《伍叔倪教授讲义概要》,于